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59
5 October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九五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阿洪德先生	(巴基斯坦)
<u>理事国</u> ：	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沢正雄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科维斯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托马斯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卡杜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 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决定，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现在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其他成员，以及阿尔及利亚、古巴、民主柬埔寨、埃及、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理事会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民主柬埔寨代表吉春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加纳代表费利先生、几内亚代表西索科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尔先生、马拉维代表穆万巴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莫桑比克代表希萨诺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米纳赫先生、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萨拉姆先生、南斯拉夫代表米尼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 此外，我刚收到埃塞俄比亚、尼日尔、索马里三国代表的来信，要求参加安理会讨论当前的问题。

我因此提议安理会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同意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既无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上述各位代表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

席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埃塞俄比亚代表沃达乔先生，尼日尔代表杰尔马科耶先生和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联邦外交秘书米洛什·米尼奇阁下。我欢迎他，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米尼奇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你是友好的巴基斯坦的代表，我有机会在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十月份工作的时候向安理会发言，感到十分愉快。

南斯拉夫对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问题之所以那么关怀，是因为我们一贯支持非洲人民为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我国一向对殖民地和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的解放运动给予充分支持和种种援助。我们希望纳米比亚迅速非殖民化，迅速解放，也是由于我们深信，种族主义政权制造的南部非洲的危机威胁着非洲和更广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此，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目前的一系列会议，对于纳米比亚和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以及这块大陆的最终非殖民化是异常重要的。

南斯拉夫一向积极参与联合国所采取的把纳米比亚从南非的非法占领下解放出来的一切行动。我们一贯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我们已经承认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的唯一真正代表。自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成立以来，我们便一直参加该理事会的工作。我国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一道，坚决认为联合国应该接管纳米比亚的行政工作，以便尽快把管制该领土的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他们是纳米比亚主权的唯一合法的拥有者。

安全理事会这次开会又要审议把纳米比亚从南非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问题。南非继续藐视联合国的决定，这一次，安全理事会应更明确地肯定联合国应对南非

采取的措施，因为南非没有遵行安理会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的第 385(1976)号决议，决议规定南非有义务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

尽管安全理事会在第 264(1969)、第 269(1969)、第 366(1974)和最近的第 385(1976)号决议中明确要求南非紧急撤离纳米比亚，可是南非仍继续霸占联合国托管下的这块领土。南非这样做也就违反了大会要求它撤离纳米比亚的许多决议的规定。

它也无视国际法庭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该意见指明南非有义务毫不延迟地撤离该领土。

尽管安全理事会作出了这一切决定，可是南非仍然在纳米比亚增强其军事和警察力量，把该国家变成一个军营和战场，为了要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南非军队的军事活动和警察的行动在纳米比亚是天天可以看得见的。纳米比亚的住宅区曾遭到南非空军的轰炸。整个纳米比亚北部地区都已实施戒严。

同安哥拉接壤的地区已经封闭，并宣布为“自由开火地区”；在这个地区里，任何活动的东西都会成为射击的目标。南非说它“有权”在非洲大陆赤道以南的整个地区追击民族运动的成员，因而威胁着整个非洲。它竭力在纳米比亚炮制傀儡政权，毫无顾虑地剥削该国的自然资源。这类行动势必进一步加剧并扩大南部非洲的武装冲突。

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已经明确谴责纳米比亚的军事化，谴责南非利用该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基地。然而，安全理事会今年曾两次面对南非军队蓄意侵略安哥拉和赞比亚。这两次行动都利用了纳米比亚领土。因此，安全理事会谴责南非这种威胁邻近非洲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南非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定，继续肆意实行使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的政策，并试图借用所谓宪政来掩护此种政策。

安全理事会已作出决定，要求南非不再实施一切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种族主

义法律和行为，要求它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让所有被迫离乡背井的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返回纳米比亚。南非既没有接受也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定，反而变本加厉，强化它的恐怖和暴力统治。西南非民组的成员——积极的政治工作者和渴望自由的纳米比亚一般居民——是攻击、拷打和杀害的对象。

最后一点，安全理事会在第385(1976)号决议中明确要求南非应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把整个纳米比亚当作一个政治实体举行自由选举。根据这项决议南非必须庄严声明接受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各项规定，接受举行自由选举的义务，承诺遵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承认纳米比亚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可是，南非对安全理事会的这些明确要求竟然充耳不闻。

南非为了反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召开了一个所谓制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它带来了一群它所豢养的既不代表纳米比亚人民也不代表纳米比亚利益的哪些人。这个所谓制宪会议遭到纳米比亚人民、遭到被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民组、并遭到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致反对，认为这是南非妄图永久霸占纳米比亚，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一项阴谋。

今年八月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一致支持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呼吁安全理事会依照它的第385(1976)号决议采取有效措施，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代表西南非民组。

安全理事会必须制定联合国的行动步骤以实现纳米比亚的解放。

安全理事会必须了解纳米比亚人民已经把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渴望获得自由。迄今为止，纳米比亚鉴于多年来无法说服南非和平地撤离纳米比亚，现在别无选择只好拿起武器。然而，虽然为时已晚，纳米比亚人民还在设法通过谈判和平地实现独立，从而对解决威胁着和平的南部非洲的危机作出积极贡献。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在安全理事会上提议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

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民组，同作为纳米比亚的统治国的南非的代表直接进行谈判。谈判的目的是把纳米比亚的权力移交给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的纳米比亚人民。这种谈判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我们相信这个程序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西南非民组要求南非先行释放所有的纳米比亚政治犯，并预先保证把它的军队撤出纳米比亚，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现。

南斯拉夫支持西南非民组提议的谈判，认为这是走向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的建设性、配合现实需要的一步。我们觉得每一个人在解决涉及自己命运的问题上应自己作出决定。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一定会取得纳米比亚的解放。

我们希望那些对南非政权有很大影响并给它经济和其他方面援助的西方国家，也采取新的步骤和主动，迫使南非政权遵行联合国的各项决定，撤出纳米比亚，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如果南非继续采用暴力，继续霸占纳米比亚，企图拖延它对这块领土的霸占，联合国就应尽一切办法来支持纳米比亚的解放斗争。

以我国而论，我国将继续完全支持和援助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在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采取行动，采取包括《宪章》所规定的强制性制裁等措施来对付南非，从而使委托给联合国的任务能够实现并使纳米比亚实现独立。

主席：我谢谢南斯拉夫代表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尔代表，尼日尔外交部长穆穆尼·杰尔马科耶·阿达穆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到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杰尔马科耶先生（尼日尔）：纳米比亚问题的文件档案构成我们国际社会这十年来所容忍的最肆无忌惮、最卑鄙的违反正义的现象。面对西南非洲我们兄弟所尝的痛苦，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怎么能保持缄默不加以声讨呢？我所以要求在安理会发言是因为我国要同十年来不断主张领土独立的所有国家团结在一起。安理会是负责为自由世界的人民和国家确保和平与安全的本组织的最高机构。我们的机构怎么能对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可憎恨的制度之一忍受这么久呢？

自从大会开始辩论西南非洲的问题以来，已经通过了100个以上关于纳米比亚人民的决议。安全理事会本身对这个问题就有16个决议。国际法院已经有一个判决、四项咨询意见。就这样，最清楚、最简单的问题之一的纳米比亚问题，却成为安全理事会不得不花十年时间来处理的最困难、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了联合国将纳米比亚领土委任南非统治以后，这个问题仍然留在安理会的议程上是说得过去的吗？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2248(S-V)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把纳米比亚的行政委托给它直到纳米比亚获得国际主权为止，到现在这个问题还留在议程上是可能的吗？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第385(1976)号决议的命运怎么了？在那个决议里，安理会特别要求南非在纳米比亚筹办一次在联合国有效监督下的自由选举，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废除歧视性的法律，即刻停止班图斯坦政策，让纳米比亚人民最迟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前获得独立。

我们都很清楚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府漠视这些决议的一切规定。白人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不顾国际社会的愿望，在温得和克组织起所谓“制宪会议”，定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为纳米比亚独立日期，因而毫无理由地拖延其对纳米比亚的

非法占领。除了想在一向和谐相处的人民当中播下不和和分裂的种子以外，这种倡议还会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明白，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对这个会议有什么想法。这个会议的结论揭露了沃斯特的阴谋诡计。这个肮脏的花招，旨在排斥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使纳米比亚没有领导人，把国家交给沃斯特政权的傀儡。

尼日尔自从一九六〇年加入国际大家庭以后，一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遵奉的原则，从来没有不遵守其对国际大家庭所作的承诺。正因为这样，尼日尔委实无法想象安全理事会不应该赶快采取唯一能生效的措施，也就是迫使我们国际大家庭中这个最可耻的成员之一尊重安理会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安理会对南非一再不理安理会的一切决定，有迫切的责任今天认真考虑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只有《宪章》第七章能使我们的组织充分担负起对这个领土的责任。这个领土长期受压迫的人民希望恢复他们的尊严、自由和主权。

尼日尔要明白地宣布，安理会不能再无限期地继续逃避它对未来的世代所负的责任。安理会要不要允许南非继续系统地把纳米比亚巴尔干化、由其不断增强其在这个领土的军事基地？安理会要不要允许南非继续大规模囚禁、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小孩、每天酷刑屠杀所有反对南非恐怖政权的人民？

非洲本身已经忍受了这些行径太久了，其恐怖程度只有希特勒的时代能够相比。非洲要断然宣布，再也不能袖手旁观自己的孩子惨遭屠杀。我们要再度声明，非洲不要再来一个索韦托事件。

尼日尔要请安理会的理事国注意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南非新闻和内政部长的发言，据他说以后在南非的任何黑人游行示威将不用警察而要用军队来镇压。我们希望各理事国在更多无辜的牺牲和流血以前注意这件事。沃斯特并不想放手，正相反，他还紧紧抓不放，使南非的黑人仍然面对悲惨的日子。

因此，今天的问题是，安理会是不是最后能同意中止南非的这种蔑视态度，或继续容忍这种继续灭绝种族的屠杀。现在已经不能再允许阴谋诡计了。全体安全理事会，尤其是每一个别国家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履行责任和承诺。以我们来说，我们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仍抱信心。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仍然希望这个组织毫不迟延地对那可鄙的、违反历史潮流的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最坚定有效的措施的原由。

主席先生，你的任务是艰巨的，是历史性的。我们知道你对民族解放所作的承诺。希望在你周围的十五个国家支持你的行动，使得在我们大陆这个地区的和平和正义能战胜它们敌人。

马科维斯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在你主持下的安理会发言因为你领导有方，又因为你是我国保持最友善关系的国家代表。除了祝贺你担任这个职位之外，我要预祝你未来几星期的艰巨重大的任务成功。

我同时要向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基希亚先生致敬。他在你以前担任这个理事会的主席，极有效地执行了托付给他的复杂棘手的任务。

安全理事会又在审议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注意的问题。我们经过了三十年辩论，不可避免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和地球上其他任何民族一样，纳米比亚人民有其不可剥夺、不可取消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假如没有南非政府这样一个例外的话，这项权利是受到世界各国一致承认的。

联合国，透过大会、安全理事会、纳米比亚理事会，已采取了迫切行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本土的解放和争取独立及享有主权的生存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必须提到本组织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为了这同一个目的所采取的行动。在政治法律方面，促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的建议已经提出，执行的措施也通过了。结束南非占领纳米比亚的最后限期也定过不止一次。联合国及其他机构也都设法

透过政治和和平的手段来废除在纳米比亚的殖民政权。在安全理事会内经过同样的努力，今年一月通过了第385(1976)号决议。根据安理会的一般看法，这个决议是授权联合国执行其对纳米比亚人民所负的责任，同时提供了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可能性。

很不幸地，象联合国所通过的许多其他决议一样，南非还是没有遵守这个决议，根据比勒陀利亚政府对所有这些努力所作出的答复和所采取的态度，无法使我们相信该政府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并继续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的意义。殖民主义时代和国家间存在从属和剥削关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难道南非政府没有从战后历史发展中得到一些结论或学到一些教训吗？对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动殖民战争所得的后果是怎样的呢？不管是用旧的还是新的方法，殖民主义国家妄图永远统治别的民族所得的结果怎样呢？

时候已经到了，全世界，包括南非政府在内，应该认识清楚，人类的进步要求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彻底废除殖民主义，无论它是什么方式、在何处存在。只要还有一个民族剥削征服另一个民族的国际关系存在，我们这个机构就有义务加倍努力，把这历史上的污点在最近的将来一扫干净。

我们深信，在目前的情况下，大有必要加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实现在自己国家里自由生活的重大希望。我们热烈欢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九月二十八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他在这里重申他所领导的解放运动决心要把解放纳米比亚的斗争进行到胜利为止。他同时提出了西南非民组对于以政治手段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持的立场。我们的立场认为西南非民组的建议为解决问题构成一种健全、符合实际而有建设性的基础，是与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和平的利益相吻合的。这就是罗马尼亚彻头彻尾支持这种建议的理由。

以政治手段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比勒陀利亚政府必须保证在最短期内一定采取具体行动以示尊重纳米比亚人民决定自己命运、并自由选择

它发展经济和社会方法的神圣权利。 在南非政府没有作出此种保证以前，联合国只有两大途径可以走：一是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加强对南非政权采取政治行动和措施，二是使用一切方法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解放的合法斗争。

我们同时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以必要的坚定力量采取行动务需实行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 为达到这个目的，安理会必须采取《宪章》所规定的一切方法，包括对南非政府实施制裁，这是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385(1976) 号决议所提出的。 同时，安理会必须尽力在政治和外交上支持在国际上被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合法的真正代表的西南非民组，尤其须支持它所提出的由联合国主持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要求。 最后，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以行动帮助制造所需的条件，以便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能够执行大会委任给它的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义务。

罗马尼亚代表团预备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代表团协作起草一个完全根据这些条件的决议。 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这样将能对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有效地作出贡献，以便确保该国发展成为独立统一的国家。

罗马尼亚为了尽它的一份责任并一本其支援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的人民的始终不渝的态度，对纳米比亚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运动提供长期的、多方面的支持。

罗马尼亚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团结，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在布加勒斯特所通过的联合公报里表达得最清楚。 这个公报是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会谈以后通过的。 这个文件体现了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决定透过各种方法和手段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彻底消除外国统治、为独立发展自己国家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我们今天在重申这个立场要回顾一下齐奥塞斯库总统最近致送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祝词：

“现在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必须采取尽可能最有力的行动援助被压迫的民族彻底消除新老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政策。”

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应该同时鼓励用其他方法为纳米比亚问题谋求公正持久

的解决，不过这种努力必须让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知道。这种努力的目的不应是治标的，也不应歪曲事实而延长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应该是有效地实现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

罗马尼亚代表考虑到这些因素，准备提供积极合作，促使安全理事会的这些辩论能协调通过行动和措施，并具有执行的适当保证，这样的行动和措施，一方面真正响应纳米比亚人民的希望，一方面也将提高联合国在世界上的声望。

主席：我感谢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对我的夸奖和祝愿。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的代表，外交部长菲利·西索科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西索科先生（几内亚）：几内亚的党国代表团因阁下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谨向阁下表示衷心的祝贺。你的丰富的经验和明智的外交技巧对纳米比亚局势的分析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我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兄弟，曼苏尔·拉希德·基希亚大使，他以积极的态度主持了我们这项辩论的第一部分。

我们特别高兴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人能出席我们的会议，几内亚党国对西南非民组这个战斗组织怀着战斗的同情和深切的钦佩，因为这个组织确实体现了纳米比亚人民合法的愿望。

也许是由于要做到过分明确，我们过去常常从历史上来看南非数百年的法西斯主义因而不时要提到那些历史性的日子。我们要再述一遍，请原谅我们。

一九四六年联合国大会举行辩论时，已经受各国人民痛斥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提出了一项关于西南非问题的备忘录，妄图便并吞纳米比亚成为合法而未成。这项文件虽遭驳斥，但南非从此就拒不遵守联合国的决定。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逐字记录证实南非当局完全没有合作之意。我们应当回顾一九四六年一月大会举行第一届会议的时候，南非代表当时宣称已同纳米比亚人民进行协商，设计了应成立的政府的型式。但是，这同一位代表却表示“对纳米比亚的南非委任统治权”采取保留的立场。虽然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正在崩溃，但是南非竟然不顾联合国组织的各种决议，牢牢抱住十年前就已取消的委任统治权。

这种顽固、傲慢、藐视所有现存国际法规的态度并没有使各族人民的合法代表，

及善意的普通旁观者感到惊奇，因为远在一九四〇年，比勒陀利亚就透过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情况报》宣布：

“考虑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的关系的未来问题时，假如德国统治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中部非洲领土，我们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就应极力赞成非洲的新的划分。我们应该认为德国的领土对种族政策的其他观念而言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屏障。”

因此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的态度是毫不令人惊奇的；比勒陀利亚的一位著名代表范伦斯堡勋爵也在当时宣布：

“假如我要解释自己的话，我会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有种族意识的南非白人，带着今天许多人会称为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国际联盟就是把纳米比亚的命运交给持有这种偏见的人。不过，国际联盟和那些战胜德国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种族主义者和南非政权的显明的法西斯本性。联合国不惜花一切代价与之理喻的正是这帮人。我们的人民却不曾被这种冒牌货唬住，因此不寄望南非政权或其主要同党帝国主义能做出什么事情。

对那些今天可能相信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心理会彻底转变的人，对那些可能认为举行对话会获得结果的人，对那些忽略帝国主义的唯一用心就是经由所谓的协定来松懈我们的警惕的人，我们只需要提出南北美洲、非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历史的教训。美国脱离英国的战争是在一九七六年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获得彻底独立时结束，没有拖延也没有妥协。在朝鲜、越南、柬埔寨、莫桑比克、安哥拉，帝国主义佯以圆桌会谈的姿态苟延残喘到最后一分钟，目的只是征募炮制傀儡政府，随时可以出卖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然后出卖他们国家的经济，使垄断的帝国主义成了唯一的受益人。

南非的种族主义性质的殖民主义是绝不希望达成协议的；它只希望拖延时间，由国际帝国主义及其种族主义的桥头堡以色列共同策划达到那个目的。

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我们认为南部非洲的局势仍然没有改变，虽然有些人到处奔走旅行，作出各色各样的友好努力，但到此刻为止，这些人对这地区人民的苦难却漫不关心，袖手旁观；这地区黑人的自由和尊严仍有待努力争取。事实上，他们用调停和宪政会议形式的拖延策略，在纳米比亚、在罗得西亚、千方百计建立种族隔离的缓冲国家，或至少给予虚假的主权，以苟延万恶的南非政权。

几内亚党国政府考虑到各族人民的具体利益，已宣布多次，它重视的是行动的真实和意义，而不是用心。

我们应该承认，截至此刻为止，沃斯特及其种族主义同党的行动倾向是不屑理会联合国的决议，而不结束大家痛斥的过时的委任统治权。帝国主义的学说必然是把人道主义的观念缩小范围，并且以同样的理由，剥夺某些民族的权利；不幸的是这种学说不只在南非，即使在假装没有种族主义的许多国家也都继续流行。

几内亚共和国是是非分明的。一九七五年从纳米比亚入侵安哥拉和最近赞比亚的锡亚洛拉的大屠杀都证明南非没变。

它仍然不理睬一九七六年一月的第385(1976)号决议，同时对联合国的许多决议，与一些大国勾结的情形下，继续不理。南非的问题是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种族隔离政权只是法西斯暴行的产物；是不可容忍的。我们的人民决心踩烂它，清除它，决不妥协。

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重申：第一，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讨论首先应同西南非民组进行，因为它仍然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的代表；第二，依照西南非民组的愿望，联合国应参与对这问题所作的任何决定；第三，被沃斯特监禁在狱中的所有纳米比亚人士应立即无条件释放；第四，政治难民回乡应有充分的保证；第五，独立日期不应再有任何拖延。

任何鱼目混珠的措施都不应转移我们力求打开南部非洲困境的目标。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可行的：通过武装斗争将种族隔离作最后的埋葬。

主席：谢谢几内亚外交部长对我本人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外交部长卡杜马先生阁下。我现在欢迎他来到安理会。

卡杜马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请让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我确信你将干练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使安理会正在处理的这个重要问题能得到圆满的结果。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大使基希亚致敬，他担任安理会九月份主席时，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仅在今年，这已经是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南非侵略者的问题的第五次了。在一月，安理会处理了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问题。在三月，它谴责了南非侵略安哥拉。在六月，它谴责了索韦托屠杀。在七月，它谴责了南非侵略赞比亚。以百分比来算，这占了安理会今年讨论的问题的四分之一以上。在每次辩论中，南非都是受指控的一方。说得客气一点，这不是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所应有的记录，因为这完全违反了南非理应遵守的联合国宪章。

因此，安理会要在今年再举行一系列的会议来考虑纳米比亚问题，这的确是值得严重关注的。象过去一样，南非政权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这一次是安理会在一月间全体一致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这项决议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呼吁南非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制下举行选举，是重申了安理会在第366(1974)号决议内所载的决定。安理会理事国将会记得，南非也拒绝执行这项决议。我不想详细谈论南非一贯并轻蔑地拒绝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每一个方面。单单说一点就够了：南非拒绝执行安理会的决定，已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该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照宪章，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问自己：南非一再轻蔑地违反宪章，对它继续保留在本组织的会员国资格是不是应该重新加以审查？

我相信现在已经是我们必须认真审查联合国同南非的关系的时候了，因为当联合国的最高机构集体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又遭到一个会员国的横蛮和坚决的挑战时，这个机构如果要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保留一点威信，就必须接受这种挑战。安理会在它的意志遭到对抗时，不能无所作为。

此外，这种对抗已经持续了很久。最重要的对抗行动是拒绝撤出纳米比亚。这违反了第264(1969)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批准大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和由大会对该领土直接负责，一直到达成独立。此外，安理会还认为南非驻留在那儿是非法的，是违反宪章原则的。它还宣称，南非通过建立班图斯坦来破坏纳米比亚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动，是违反宪章的规定的。除了安理会要求南非立即撤出纳米比亚外，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中也说，南非有撤离纳米比亚的义务。

南非对抗联合国的另一个方面是以最不人道的方式来镇压纳米比亚爱国志士。南非已实施所谓恐怖主义的立法来扼杀对它在纳米比亚的残暴统治的反抗。它还违反我刚才所引述的决议，把种族隔离政策和班图斯坦化政策引进纳米比亚，从而想巩固它对这片国际领土的控制。更糟的是，它把反对这种罪恶制度的人非法判处死刑。此外，它还继续使纳米比亚军事化，利用该领土为进攻非洲邻国的跳板。南非所以能施展所有这些花招，是因为联合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采取果断行动，因而无形之中鼓励了南非进一步在纳米比亚盘踞。

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理事国有权问自己：为什么与联合国的立场相对抗到现在还居然很成功？我认为这是因为南非从某些西方国家得到了经济、政治和道义的支持。在这些西方国家中，有些在南非有大量的经济投资，支撑着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我们吁请终止在南非的这类投资，但是没有效果。相反的，有些国家还继续武装南非，另一些国家甚至还向南非提供核技术而不考虑到这种行动的严重危险。结果是，南非用这些军火来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由于南非知道有些国家

到头来总是会支持它——至少会否决安理会的决议——所以它可以死抱住纳米比亚不放。此外，这种支持还鼓励南非进一步在纳米比亚盘踞，不顾联合国的所有有关决议。

那么，面对着南非不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挑战，安理会应该采取些什么行动呢？我提议，现在就应该对南非采取果断具体的步骤，使这种严重情况不再继续恶化。单单通过一些谴责性的决议，结尾说：

“……安理会继续处理本问题，如南非不遵守本决议，安理会将开会考虑按照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是不够的。

现在很清楚，南非已不再认真对待安理会的决议，因为“适当措施”这种字样不知道已在多少个决议中重复过，如果这一次我们不对这类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国际舆论将不会原谅我们。

那么是什么措施呢？是宪章第七章所明确规定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必需的，因为由于纳米比亚的军事化和被利用来作为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跳板，事实上，在这片领土上，已存在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安理会应当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我们认为这是使南非屈服的初步性的认真行动，我们认为，为了终止南非对联合国的对抗，这些行动是确实必要和适当的。那些过去反对我们的人，现在不应该在行动上表现得好象站在纳米比亚的人民的压迫者的一边。南非是国际歹徒，应该象对歹徒一样地对待它。我相信，这一次应该可以采取积极行动，不会象一九七五年六月那样，因三个国家的否决而遭到挫折了。

我们不能不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因为这可能是不经战争升级而使纳米比亚达成独立的最后机会。假如我们当中有人阻挠了这种比较非暴力的办法，那么剩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武装斗争。在这方面，坦桑尼亚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的合法

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一直到他们赢得胜利。

但是，假如南非要避免上述的悲惨后果，它还可以另作选择，就是正视现实，同西南非民组就向纳米比亚人民移交权力的方式进行会谈。南非应该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并同人民的这个先锋运动直接进行协商。南非假装西南非民组并不存在这种做法是很可笑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延长南部非洲人民的痛苦。

我愿在这里强调指出，我国完全支持西南非民组对举行会谈所提出的先决条件，特别是下面的条件。首先，会谈的一方应该是作为殖民主义者的南非，另一方是作为人民代表的西南非民组。第二，会谈应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第三，应释放被南非当作政治犯监禁的所有西南非民组成员。第四，假如不是以在多数人统治下维持和保全纳米比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目标，会谈是不会成功的。第五，为了避免压力，会谈应在中立地区举行。

这些是保证会议成功的最起码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是，南非作为一个殖民国家，应该同得到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西南非民组直接进行会谈。南非不能两样都要，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殖民国家，它不能一面说愿意移交权力，但同时却拒绝同西南非民组打交道。

假如南非要以任何其他虚假的花招蒙骗世界，它就须对任何因此而发生的后果负责。那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要谴责和拒绝结果已在八月十八日公布的所谓制宪会议。这种由南非亲手挑选的部落代表和种族代表扮演的好戏显示了种族主义者的背信弃义。因为这种会谈的目的是要蒙骗世界，使人相信南非终于已愿意把纳米比亚交还给人民。实际上，图尔恩哈勒体育馆的会谈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读一读南非代表分发的 S/12180 号文件所载的所谓制宪委员会的声明，就足可证明南非是多么的幼稚。这份文件在含糊地提到“相当肯定”的独立日期和“充分保护少数团体”后，在一个脚注中说，鲸湾的港口和居民点是南非的一部分。这

些会谈真是关于纳米比亚的自决呢，还是关于将纳米比亚当作抵押品呢？不用说，这些会谈已为西南非民组、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所拒绝。

有些方面的人说，要在南部非洲达成多数人统治，可以把南非看成是一个盟友。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也是危险的。不真实是因为南非并没有为实现该地区的和平与公义而给予合作。危险是因为它使南非有体面，但却没有表扬那些应该表扬的人。在这方面，必须从罗得西亚本身的内部发展来看南非对罗得西亚的立场。因为对局势有影响力的是自由战士的压力。任何其他努力都不能算是主动，而只是一种反应。因此，很明显的，对南部非洲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自由战士。不管怎样，假如南非是认真的、是有善意的，那么在插手其他地区的事务以前，先让它把自己的事务安排好。

事实上，目前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所作的努力，并不表示南非就可以有喘息时机，在其境内放手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政策。斗争仍将继续进行直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整个南部非洲连根拔除。因为南非为了要在纳米比亚等地方制造缓冲地区，所以已把它的不人道的内部政策延伸到国境以外。因此，必须要在灾祸的策源地进行战斗。

在这场斗争中，非洲希望能从那些珍视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人那儿得到支持。这种支持可以以任何方式提供——外交上的、政治上的、道义上的或物质上的。我希望这种支持的表现方式将是由安全理事会一致投票对胆敢向联合国挑战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南非采取行动。我们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可能会改变历史。它可能会终止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也可能使战争在纳米比亚爆发。我相信安理会的集体智慧将会使它作出正确的决定。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客气话和对我的祝愿。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基弗勒·沃达乔先生阁下。 我欢迎他，请他到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发言。

沃达乔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阁下，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理事国，让我参加这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 能够在你任主席期间这样做，特别令我感到高兴。 以你对联合国事务的丰富经验，安理会能够在你指导下审议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问题是最好不过的。

安理会今年又一次审议纳米比亚的前途，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南非完全没有打算合作执行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安理会第 385(1976)号决议中所载列的规定和条件。

可以记得，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再次谴责了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和在纳米比亚施行种族歧视和镇压性的法律和做法。 决议也要求南非终止对领土的非法占领，并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之下举行自由选举，将政权移交给真正的人民代表。

最后，安理会要求南非在八月三十一日以前作出明确的答复，并提议参照这项答复来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安理会现在已收到南非政府的答复——一份由所谓的西南非洲制宪会议的制宪委员会发表的声明。 现在，安理会应当来查一下这个答复。

毫无疑问，南非政府最近这一次的答复是又一次企图混淆是非，拖延时间，并且希望在它的周围树立一串无法自求生存的班图斯坦国家，以阻挠独立潮流的南移保证南非对纳米比亚资源的控制和掠夺。

对最近这一次花招的用意，那些一向注意纳米比亚问题的演变的人是不会不知道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在召集了一些部落酋长和部落分子出席、但不让真正代表人民的西南非民组参加的会议后，南非想使安理会相信这项宣言所代表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立场。如果南非建议在没有西南非民组参加的情况下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这怎样能说是认真的呢？西南非民组这个组织之所以能够代表纳米比亚人民，是因为它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和武装斗争，同时，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都承认其合法性。

第二，所谓的宣言并没有明确谈及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只是含糊地提到维持西南非洲“为一个整体”的愿望。这种措词一方面很容易使人以为南非对需要维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看法是同联合国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却是那么含糊和广泛，使南非能够继续执行其分裂纳米比亚为许多无法自求生存和违反常规的单位政策。

第三，宣言完全没有提及联合国对管理纳米比亚的责任，或者安全理事会关于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宣言没有提到这些，就证明南非继续坚持拒不承认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独立负有任何责任。

最后，宣言完全没有提及那些长期囚禁于南非监狱的纳米比亚自由战士的命运。如果要求独立就算是犯了罪，那么为纳米比亚的独立举行一次制宪会议的说法，就不可能是认真的。

所以，很明显的，虽然没有明言南非已拒绝了安理会最近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甚至可以说，南非的反应不仅是拒绝了安全理事会的要求，而且还明确地重申了南非继续执行将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的政策的决心。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在现在这个时刻应该问的不是南非的答复是否符合安理会最近通过的决议，而是怎样执行在过去数年来曾一再重申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具体决定。

有些好心人可能以为南非最近这一次的花招有进一步的意义——以为联合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如果以南非已往的欺诈记录为准，显然它正是

希望联合国这样想。这个闹剧般的制宪会议的宣言虽然并不符合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的决议的规定，但假如联合国欢迎该宣言，认为是一项可喜的发展，为任何可以导致独立的政治过程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起点，这真是离谱到了极点。

我国代表团恳求安全理事会放弃任何这样的希望，代之以实际的看法，认清最近这一次花招的唯一目的不过是拖延时间的最后一招，以便给南非多争取一点时间根据其本末颠倒的自决概念实行班图斯坦化政策。

我们大家都应记得，南非最近这一次花招跟它过去的图谋是分不开的，就是搞一些新问题，以转移对关于将政府权力从殖民当局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这个真实问题的注意。

三十年前，南非政府向大会第一届会议提议，准许它将纳米比亚合并入其领土。纳米比亚当时是，现在仍然是受国际社会保护的领土。大会断然拒绝了该项请求，理由是纳米比亚的非洲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对那种性质的选择表示意见。从那个时候开始，联合国就不断设法以一切可能方法同南非政府达成解决，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为此目的，联合国曾反复试用了《宪章》中所规定的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一切可能程序，联合国外交折衡所能运用的一切新办法，但结果都没有用，使所有那些对《联合国宪章》原则满怀信心的人感到莫大的失望。

在这个时刻，不妨问一下，安全理事会面对南非的挑战，到底能干些什么呢？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一，应当接受在这个情况下唯一可以合理达成的结论，并充分了解其后果。安全理事会特别应该拒绝任何为了要冲淡这项唯一可能和不可避免的结论而提议还有商量和乐观余地的企图。

做到了这一点，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二就是要比谴责更进一步，采取足以避免严重后果的行动。在这方面，有些国家要比其他国家更能有帮助；很明显的，在提供援助方面，对各国的要求应与它们提供援助的能力和 responsibility 相当。

现在，所有可以设想到的解决这项争端的途径都已经尝试过了，南非也已提出了确切和最后的答复，拒绝合作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剩下来给安全理事会的唯一办法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有效行动，迫使南非就范。首先，安全理事会应使纳米比亚理事会能够充分执行大会委托给它的职务。当然，归根结底，也就是说，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使南非当局从纳米比亚撤出。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正就是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应担负的特别责任和义务。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46(1968)号决议中已经确认了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特别责任。安全理事会现在所应做到的是接受确认那项责任后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地指出，按照《宪章》，安全理事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采取行动义务。南非坚决拒绝让纳米比亚人民达成独立，已对国际和平造成了明显的威胁。南非占领部队和纳米比亚民族主义者之间已经爆发了战斗。暴力必然导致更多的抵抗，战斗也必然会愈来愈激烈和频繁，从而深远地影响到非洲的和平。

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的一项更迫切的理由是，南非继续驻留在纳米比亚，是靠军事力量来强行施加和支持的，除此以外别无解释。这是一个国家的外来部队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占领的鲜明例子。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在这方面，可以指出，南非并没有改变它在联合国提出的论点，即南非管治纳米比亚领土的权利是基于军事征服，而并不来自国际联合会的委任统治。安全理事会有明确的义务，立即采取行动以消除南非的行动对国际和平所造成的威胁，惩罚在今时今日居然还敢轻蔑地对我们说，它的权利是基于军事征服的侵略者。

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别无它法，唯有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有效行动。

主席：谢谢埃塞俄比亚外长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摩洛哥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本杰隆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履行一件愉快的任务，在你就任安理会主席的时刻，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祝贺。我深信在你的指导下，安理会的讨论有最大的可能性取得具体的和积极的结果。我对这一点特别有信心，因为你来自一个伟大的国家——巴基斯坦。它为和平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它为争取独立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和它为支持其他国家——包括以前尚在外国统治下的我自己的国家——所采取的勇敢和富于战斗性的立场使得巴基斯坦的人民热爱正义和人类。同时，我也要称赞你的前任者，他明智地指导了上个月在安理会进行的辩论。

主席先生，我最后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很客气地允许我们参加这次的辩论表示感谢，我们希望这次的辩论将是纳米比亚的转折点。

安理会现在又再次面临着一个早就应该得到正常和确实的解决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确实曾经屡次被要求处理这个严重的问题并承担联合国宪章给予它的崇高责任。

南非的种族主义和少数人的政府，这个非洲大陆上的衰退的殖民主义和卑鄙的种族主义的最后残余，已多次因其罪行而受到谴责并被要求遵守这个高级国际机构所作的决定。

但是，这个政府至今一直有系统地无视本组织所作的决定，而且不顾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理政治现实情况，继续其挑衅行为。

因此，尽管大会通过决议在一九六六年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一九六七年成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宣布南非留驻该领土的非法性和最后葡萄牙帝国的瓦解在该区域带来的巨大政治变化，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使南非相信它必须遵守国际社会的意见并作出必要的改变。

此外，沃斯特政权最关切的是要保全其种族主义的概念和使其殖民统治永久化它狡猾地采取一个使我们相信它会顺应该区域的政治改变的政策。

比勒陀利亚最近的种种行动显然都是虚伪的，其目的是要欺骗国际社会。它

所采取的所谓措施是前所未有的旨在歪曲事实的企图，其马基雅维里主义只有创造这种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主义的人拒绝遵守国际道德的迫切要求的决心才可以同它相比。

举行宪政会议的决定怎么样了？比勒陀利亚决定在温得和克举行一次会议，但是它委派了忠于其主子的与会者，通过一项宣言，强调其发起人所说的各不同人口团体的相互依赖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必要性，使人们怀疑纳米比亚对某些港口设施的主权，而这些港口设施的所有权从来就没有引起过争论。当然，这样的一项宣言是不会不提到该区人民的真正代表的；它之所以提到人民的真正代表企图使他们丧失信誉。

三十年来，纳米比亚的局势一直在恶化，到了惊人的地步，而其结局是悲惨的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所遭遇到的悲惨的命运，他们所受到的挑衅，他们每天所受到耻辱和压迫、他们所遭遇到的恐怖的命运，所有这些早就为国际社会深恶痛绝。安全理事会不断地通过它的许多决议对保障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保护纳米比亚的政治统一和反对把比勒陀利亚所制定的、已成为南非的生活规律的种族隔离政策延伸到该领土，表示关心。然而，这种的关心并没有阻止南非的篡夺者坚持它们的反面态度、非法和不公正地持续占领纳米比亚和继续执行受到国际社会所谴责的政策。

我们对这种蔑视本组织和侮辱全世界良知的行为要继续容忍多久呢？

我要代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的政府重申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并向西南非民组致敬。我们相信，现在首先是安全理事会，然后是纳米比亚理事会和联合国专员，要在目前事态发展的范围内发挥交付给它们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作为纳米比亚人民所享权利的警惕的保卫者和法定辩护人，行使其特权和义务。

应该一致作出所有的努力以终止我们在纳米比亚的兄弟们的悲惨情况并对这个痛苦的问题强迫执行真正的解决办法。这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必须包括庄严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的真正代表。

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合法地承担了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的保证人的任务，它对最后的解决应当起主要的作用。南非政府应该对该领土立即进行真正的非殖民化。它应开始解放政治犯然后进行必要的会谈，为权力的移交作准备。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当初真要证明它的诚意，它早就该遵照这个程序了。但是，种族主义少数人政府以其真正的本质表现出它自己无能力向国际社会证明它的真诚。

正如我在开始发言时已经回顾到的，安理会已作出了许多明确的决定。它明确地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毫不迟延地撤出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它规定了撤出的最后限期。它屡次给予种族主义政府检查其政策的机会。它好几次警告比勒陀利亚政府它在联合国宪章下有义务对南非采取措施。这些决议中的最新的一项是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 385(1976)号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南非立即庄严声明接受关于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的规定，并承诺遵行有关纳米比亚的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这些要求完全没有受到南非的尊重。

我们完全有权利知道安理会是否还可以推迟执行所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我们深信比勒陀利亚政府如果不执行这些措施，它将玩弄其他的花招以逃避它的责任和推迟最后的期限。由于容忍它的结果，这个最后期限已推迟太久了，这种容忍将受到一些人的谴责。

纳米比亚、非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英勇人民求助于安理会、期望它完全承担它的责任并保障该领土的和平与安全。我愿意相信，现在安全理事会将会有效地采取行动。这与南部非洲的正义、和平和安全的存亡攸关。

主席：谢谢摩洛哥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表示的友好感情。

下一位发言人是毛里求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虽很怀念上任主席，我亲爱的非洲弟兄，利比亚的基希亚大使，但是，主席先生，我要热烈欢迎你在这个关键的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两国在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一向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敢断定，你将高兴地知道：回教在毛里求斯依然很兴旺。你个人不但具有熟练的外交家的卓越资格和才干，而且你对当前南部非洲问题的透彻了解，必定会使我们为真理和正义目标进行的讨论获得极大的成功。

关于八月十八日所谓的图尔恩哈勒声明，已经说得很多——尤其是基辛格国务卿他称这是向前迈进的一步；还有大众传播媒介，说它是独立的承诺——以致把这事加以分析，来决定它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似很重要。

首先，它不是答应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任何其他日期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一种承诺或一项协定。

由于那所谓的图尔恩哈勒会议没有任何权力，所以图尔恩哈勒声明只不过是表示一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的信念，认为纳米比亚也许能在那个日期获得独立。

它不是该会议的声明——该会议显然并没有批准或通过这项声明。它不是南非政府的任何承诺或协议，该政府不受它的约束。

该委员会的声明说得很清楚，认为下列各事必须在“独立”以前完成。对宪法原则达成协议，设立过渡政府，与南非政府就许多的困难问题谈判成功——包括由谁取得各项财产或由谁付出代价；南非人在领土上的权利，沃尔维斯湾的地位等；对纳米比亚宪法达成协议，和选择根据宪法设立的政府的成员。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件也没有完成。

此外，它没有承诺或同意纳米比亚将是一个“单元的国家”。发表声明的委员会成员只宣布他们“希望”纳米比亚“继续”是一个单元的国家。由于它现在已经分裂为班图斯坦——纳米比亚议院在图尔恩哈勒会议开会时创造了两个新的“自治领土”——很难理解它如何能继续是一个“单元国家”。

既然明显地看出这个声明并不是它所声称的东西，那么它是什么呢？

事实上它是要在纳米比亚产生一种明显的新秩序的方法，在高级位置上，摆上几张黑面孔，有一个新的国歌和一面国旗。它也是一种方法，打算：第一，继续南非对该领土的幕后统治；第二，继续该领土的白种人对黑种人的统治；第三，继续领土内的班图斯坦；第四，增加外国对纳米比亚矿业资源贪得无厌的剥削而不顾一般黑种人民的任何利益。

支持这些结论的证据是得自一些新的故事、会议的声明和文件、及卡普沃酋长的美国律师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美国国会公听中所作的坦白证词。

我将对这四点，逐一加以评论。

我现在提到南非的继续统治。虽然南非外表上与图尔恩哈勒会议没有关系，但它间接地行使它的影响。它向一切黑人团体提供法律顾问和间接支付其费用，但民统组织除外。此外，它所提供的律师都是南非人，其中许多名在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诉讼中代表南非政府。这些律师对于沃尔维斯湾和在纳米比亚对南非共和国的经济依赖等方面显然不为他们的当事人卖力，反而暗中损害纳米比亚的权利或讨价还价的立场。

会议代表受到的另外一种压力就是：象南非外交部长所作的、认为纳米比亚不大可能与南非断绝经济、运输、货币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的那种声明。

在会议以外，南非在纳米比亚所保持的警察、军事和半军事的部队估计有一万五千到五万名——如用中间的数值，该领土每三十五个居民就有一名军人。他们在领土的北部颁布戒严令，对该政权的反对者和嫌疑的反对者加以拘捕、监禁和施加酷刑。

不仅如此，他们还作出决定：虽然某些国际性的“观察员”可以观看按照图尔恩哈勒方式举行的任何选举，但不许联合国进行监督和管制。南非的警察和军人将提供必要的保护。

他们曾经打算在所谓独立以后，南非的军队将——应那个由他们操纵选举所选出来的政府的“邀请”——仍然留驻在纳米比亚。但是，现在报纸上似乎在说，基辛格国务卿曾经建议：在当地的军队建立以前，将派遣多数是黑种的美国军事顾问、专家和教官来建立和训练一支纳米比亚黑人军队和“保护”纳米比亚。我觉得难于相信这些报导会是真的；如果这些报导果然是真的，那非洲人就要开始失去对人类的信心了。

下面我将说到白种人的继续统治。在大会内白种人以说服会议只依照共同意见行事的办法，对于要求变革的提议行使了一种有效的否决权。结果之一就是会议不能同意一体化的教育制度——这样就确保下代的黑种人的教育低劣。此外，该会议没有对令人厌恶的合同劳工制度作出决定——而且，不管许多黑种参加会议者的抗议，政府当局决定继续此种制度，因为它太有效了，舍不得废弃。

甚至在该会议决定领土的最低工资时，白种的农人组织就宣布：它的成员无意把黑种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所定的最低水平。

那个所谓会议在三月九日提出了第一次的宪法草案，它似乎是九月十六日宣布的纳米比亚政府的概略计划的基础，内中确保白种人对政府的统治权。虽然拉出一名黑人——即卡普沃酋长——来担任提议的政府的总统，但是这个总统的地位只是一个挂名的傀儡——在三月九日的长达十七页的草案内只提到过一次。在提议的计划下，总理将是一名白人——制宪委员会主席、德克·马奇——他将控制政府和行政部门。由于黑人的教育十分不够，很少的人能够合格担任重要的位置。那些取得部长级位置的人在行政方面无疑地是和本土部长们一样，身边有一名白人顾问来控制他的一举一动。

九月十六日的通告似乎是暗示批准了白人、混血人和非洲人间的现行土地分配。这么一来占人口百分之十的白人将继续保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包括所有钻石和大部分的其他矿藏，大部分最好的耕地，及所有城市和工业中心。

我现在要说说继续推行班图斯坦制度的问题。 九月十六日提出的计划规定一种三级政府的结构。 最高一级只处理“国家”问题，以班图斯坦为基础，大概每个种族集团有相等的代表权。 第二级是各班图斯坦的政府处理所有“本土”的事务。 最低一级是各镇、乡或村的民选官吏。

尽管谈到“单一的国家”，但在图尔恩哈勒声明里唯一提到人权的地方是保护“少数集团”而不是保护个人。

现在我要说说外国剥削继续进行的问题。 卡普沃酋长和他的党，民统组织，据他们的律师宣称，是唯一没有直接或间接接受南非津贴的，他们是靠私人捐款来维持。

如果他们确实没有接受南非政府的接济，那么有理可以假定捐款人是各形各色在纳米比亚的投资者或未来的投资者。 这些捐款人使他们所选择的未来国家首脑债台高筑，每周为他付出的律师费用估计约四千至一万美元；加上酋长和随从人员的旅费——他实际上经常前往美国和英国——加上他的美国公共关系公司，赛康姆的费用，这个公司曾经大力发动一种运动，将他“推销”给美国商人、大众传播媒介和国会。

据卡普沃酋长的律师说，图尔恩哈勒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发展和扩大……并能吸引世界各国投资的政府”。 这些可能的投资人对这点是十分了解的，据说他们正成群结队地到温得和克去等待解除警报的信号。 因为黑种工人不能从各公司拿出来收买贪官污吏的金钱上得到利益，所以图尔恩哈勒方法只是一种手段用来加速剥削他们本国的祖传产业而不让他们取得经济利益、政治进步或国家统一的好处。

这就是我对于所谓图尔恩哈勒会议的分析。

现在我要说说今日纳米比亚的逐步升级的危机。 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有人正在纳米比亚发动一项殖民战争。 这不仅是南非非法占

领那个国家的问题。 从一九七四年以来，该国的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已经扩大了他们解放纳米比亚的武装斗争。 南非的反应是：派了五万名军队和警察去镇压纳米比亚人民。 他们现在正对该领土的全体人民进行一种典型的和残暴的所谓反暴动的战争。

新的情势是极端危险。 因为这个战争在南非边境进行的时候，也正是若干国家内有一种愈来愈大的趋势认为解放斗争是“共产党的阴谋”的时候。 而且不妨顺便问一下，哪一个非洲国家是共产党？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 也许某些国家的代表可以向我指出一个。 如果不能，他们就应该现实一点并认清事实，不要去兜售那臭名远播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宣传。 非洲在发展的现阶段，根本不会关心到东欧或西欧的意识形态。 我们只想以我们可用的一切工具和我们所能得到的任何支援，去解放我们的人民。

我提到的那些国家，不独不帮助解放战争反而打算积极地加以反对。 这种反对已经增加了白人政权抵抗的能力，从而延长和加剧了这个斗争。

南非和它的支持者于是就抵抗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来确保该地区的所谓稳定。 据他们看，“稳定”将可切实保障外国和南非在南部非洲的利益。 可是，由于这种稳定意味着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稳定，因此在他们所寻求的这种稳定之中，必然就会存在着不稳定。

无可怀疑，对于在此地发生争论的南非的巩固政策，现在已经得到了十分广泛而心照不宣的外部支持。 美国干涉安哥拉，正是想防止世界上那个地区的骨牌倒下。 我不想知道我应不应该这么说，不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据报导已经这么说过了。

这个战争对国际社会非常危险，原因是南非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它已在打败仗，但是它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经不起打败仗。 这就是为什么它要求它的外交部支持者在外交和其他方面帮忙。

因此，危机已经到达了关键时刻——对于纳米比亚，对于联合国和对于国际社会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面对两种基本的可能性。一种是联合国能够成功地维护它的权力。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它可以强迫南非离开纳米比亚，在它本身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使纳米比亚开始走向真正独立的道路。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南非，即令在最后的时刻，还是试图保持对纳米比亚的控制；由于受偏执狂和种族主义恐惧的驱使及其支持者的鼓励，它还打算建立一个以卡普沃酋长为首的受保护国，而美其名为取得了“独立”。

有许多迹象显示南非正尽力而且强行这么做。八月十八日的图尔恩哈勒声明宣布了达成纳米比亚独立的“新办法”。九月十六日的图尔恩哈勒声明宣布了“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宪政基础”。并且正在作出莫大的努力促使卡普沃酋长成为纳米比亚的下届总统，虽然他在国内几乎无人支持。对于南非的这种行动似乎得到西欧的大力支持。除非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预料在今后四个月到五个月内，或许更早一点即将宣布成立过渡政府。

成立这样的—一个政府，其目的自然是使局势多少维持现状。政府某些阶层可能会改变面貌，但种族隔离同南非的或由南非支持的安全部队将依然如故。广大人民的情况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人民必然会继续进行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半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已经说过要这样进行。

南非的策略是典型的应付殖民地的技术。如果有战事发生，找些人和你一起作战：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并且付出一切代价。在某些军事圈子里，这就称为“雇佣化”。

卡普沃政府是想调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压力与南非及其盟邦的战略需要的尝试。但是，这种妥协办法会非常的不稳定，因为战争到那时又会进一步扩大。

广大民众扩大而不断地反对一个受保护国是会导致危险的，因为南非本身再不可能控制局势了。它最后必定要向外面求援。实际上它已经得到了若干援助。下

面各种重要的军事设备广泛地被南非在战场上使用：西德的尤尼莫格卡车，默尔策德斯——本茨汽车；美国的威利吉普车；法国的美洲豹式，云雀式三号和超级黄蜂式直升飞机；意大利的博斯博克联络机；美国的 C-130 大力士空中运输机等等。因此，有些国家实际上正在相当直接地，但可能无意地协助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努力，从而等于是帮助挫折联合国导引纳米比亚走向独立的努力并暗中破坏联合国的权威。

由此可见华盛顿某些传说证实有外面协助的那些谣言是合理的；同时它们也许是真确的。

在当前的情势下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某些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创议目前只是打算为南非争取时间以便它进行建立一个受保护政权，从而“保障”南非和西方的利益，特别是要结束基辛格国务卿最近于九月十一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指为有危险可使非洲激进化的武装斗争。但是，这是人们所恐惧的“激进化”呢还是就是“解放”？解决的办法是坚决主张联合国的权力以便阻止建立危险而不稳的“稳定”。这个意思就是举行一次联合国会议，由南非政府和西南非民组在会议上直接谈判，并订定它发展的形式。我们也必须记住在这个冲突中只有三方：非法殖民国的南非；合法的管理当局联合国；和唯一的真正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西南非民组，只有后者才能决定谁可参加会议。这比任何其他办法都少危险，即令它需要将情势加以改变。不过，归根究底，纳米比亚人民所要争取的也正是这种改变。

基辛格国务卿有天和萨姆·努乔马谈话时就说出了这件事的症结。他提请西南非民组和他合作，并考虑南非的条件。据报导他曾说过：“我们知道，如果你们抵抗最后将获得胜利，但想一想流的血”。事情正是这样。南非和它的支持者相信它们能够安全地在纳米比亚建立它们的吴廷炎，如果它们能够尽量的恐吓和鼓动，并运用足够的金钱去收买一些人出来充任军士长，同时让别人去剥削纳米比亚的人民。南非和它的支持者在必要时可用军事干涉的方式来进行这事，即令他们知道，就长期来说，他们是不能胜利的。

这种以成千上万的生命来赌博和藐视人命和自由的作为，正是联合国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而且必须加以阻止的，只有它才有采取行动的独一无二的可能性。

在结束以前，我愿提到一些我在这个辩论开始时所提出的初步问题。正如安理会所知，我已经收到美国代表团以信件的形式给我的答复，这些答复已经应美国请求正式散发因此现已成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对于这些答复，我有若干评论；并将以写给美国代表斯克兰顿州长的信的形式表达。我打算列进一些材料，希望会使他相信我担心的理由。为了礼貌和合作，对于我的评论是否应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我将完全让美国代表团去决定，并将通知该代表团，说我个人不反对它作出的任何决定。

下面是我愿意提出的另外一点——我这么做是为了美国的斯克兰顿州长和联合王国艾弗·理查德大使的好处：

用“前线国家”一词来指南部非洲，是新闻上的用语，目的在分化。冲突集中地区邻近各国的总统都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委托；这因为它们都在该区的附近，同时非洲统一组织当前的主席就是毛里求斯的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博士阁下。我国总理经常和所谓前线国家的首脑接触。作为我国及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我个人经常和我国总理兼当前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接触。非洲各国对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及上七月在毛里求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的决定，都有承诺。联合国内所有非洲代表都有神圣和自豪的责任来尽力执行这些决议和决定。

因此，我认为：任何人在联合国就这个方面所存心制造的混乱，只能解释为是企图分化非洲。这种企图必须揭穿并绝对抗拒。

此地的非洲代表从他们各自的首都接到训令；并通过他们各自的政府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委托。据我所知，他们不会考虑接受超级大国或前殖民国家的代表的训令。

当我代表我国政府或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在此地发言，从而以自豪和自信的感觉目的纯正地尽着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执行正式而崇高的任务时，我希望不致有人来查询我的信任状。

非洲欢迎目的在达成经过和平谈判的解决办法和使纳米比亚人民取得多数统治的真正独立的任何努力。在这期间，非洲将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旗帜之下保持过去一般的团结。我们不会分裂。要把斗争进行到底。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常驻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让我参加这次辩论。我很高兴地表示，看到你在十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非常愉快。你的才能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最圆满的方式履行其崇高任务时，你的才能是非常有益的。我们祝你成功地完成你的任务。

这个重要的问题从上个月开始在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常驻代表曼苏尔·基希亚大使的主持下审议，是一个很好的预兆，因为该国的革命过程正在开展，这使整个非洲大陆都得到鼓舞。

我不必在此赘述古巴革命政府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此刻当我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同志正在古巴正式访问，这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一致。

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进行了长久的斗争。自从他们的土地最初受到欧洲的侵入者践踏以来，他们受到最残暴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因此他们在几十年来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纳米比亚人民英勇的抵抗已永不磨灭地记载在历史上。他们英勇地面对德意志殖民者及其后的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不人道屠杀和对他们的土地和财产的掠夺。成千上万的纳米比亚人在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时牺牲了生命。纳米比亚人民遭受到最惨忍的行为。最黑暗的镇压和最无情的剥削。

一九〇四年舍勒特魏因先生在德意志国会殖民地预算委员会上以下列的话来解释他的政府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政策的各项原则：

“他们必须被迫工作，并且除食物之外不得有任何补偿。整年的强迫劳动只是一种公正的惩罚。同时也是训练他们的最好方法。传教士进行他们的工作时所持的基督徒和慈善的情感必须清除。”

因此，任何人对该领土的居民自始即坚决抵抗欧洲压迫者都不会感到惊奇。人民多次起义进行抵抗，最后终于在一九〇五年进行全面造反。纳米比亚人民受到空前未有的暴行镇压，他们对自由的期望被血和火的洪流淹没了。一个传教士朔沃德先生在一九〇七年写道：

“上次的战争已经使居民的人数减到四分之一。在沃特堡之战以后，叛乱者消失在沙漠中，那里躺着12,000至15,000具白骨，他们都是因为饥渴而死的人。”

自外国最初占领之后，纳米比亚就成为欧洲人对非洲大陆施加残酷压迫的典型。他们首先受到纳粹的前身的压迫，随之而来的是半世纪以来比勒陀利亚的奴役。古老的奴役制度现在通过种族隔离的罪恶体制强加之于纳米比亚人民身上，使他们仍然受到剥削，生活在悲惨的情况下，受到西方的大公司的掠夺，这些大公司剥夺了该领土的财富。

通过长期的斗争，纳米比亚人民已经创造了他们斗争的工具，西南非民组，该组织反映了纳米比亚人民世世代代的造反精神，代表了纳米比亚的最佳子民的斗争和痛苦，表达了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民族愿望，并且在今日保证斗争将继续进行直到获得最后胜利为止，保证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该国的彻底解放。

非洲仍然被压迫的人民，尤其是南部非洲各种族主义政权控制下各领土上非洲人民的完全解放的势头已经愈来愈猛烈，并且预示胜利即将来临。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崩溃，葡萄牙侵占的领土建立了新的主权国家，及解放运动斗争的高涨，已经在该地区创造了极端不同的局势。安哥拉人民战胜种族主义雇佣兵的侵略给予那些还想在非洲维持剥削和种族主义的人沉重的打击。莫桑比克政府勇敢的决定充分执行对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制裁，对津巴布韦人民争取解放的努力是一个重大的

贡献。南非群众积极的抵抗和英勇的造反精神，已经明白地显示了种族隔离制度内在的虚弱。

我们应该在这些条件下分析纳米比亚的局势。在这样分析时，有必要回顾联合国对该领土的特别义务，这个领土已经委托它直接负责，并且长期以来它一直集中注意该领土。我要借此机会再度对那些曾经在联合国尽最大的努力，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权利的人，表示感谢。我要特别对联合国专员肖恩·麦克布赖德先生的不懈努力表示我们的感谢。他以一个自由的坚决维护者，贡献出他的所有经验和才能，为这个崇高的事业服务。我们也要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赞比亚常驻代表卡马纳大使致力工作和有效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安理会现在正根据今年一月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开会。安理会这次开会可能就是向比勒陀利亚集团提供最后的机会，使它遵从全世界要求它从侵占领土撤出的愿望。很明显的是，南非并没有遵守上述决议的规定。它既没有撤出纳米比亚，也没有宣称它打算这样作。它既没有结束对该国的非法占领，也没有停止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政策。它继续利用该领土作为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进行侵略和挑衅的基地。它甚且继续蔑视国际社会，并嘲弄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

我不知道比勒陀利亚政府在安理会的任何朋友是否还会蛮横到竟至给予南非政权的行为不同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我确信几乎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认为比勒陀利亚已经完全忽视第385(1976)号决议，因此，端赖安理会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迫使种族主义者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

最近努乔马同志以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名义在安理会上讲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安理会的理事国到底必须要作些什么——全世界期望安理会必须作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援引宪章第七章，现在立即对南非政权实施有效的、有约束力的、严厉的制裁。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这种要求。

如果安理会没有这样作，如果它采取另外的途径，它将不能履行其责任。想要维持该地区的种族主义的统治，阻止这种必然决定的通过的那些人，应该认识到想要维护它们的伙伴和盟国为时已经太晚了。非洲人民的斗争，已经发展到任何人也不能够轻易阻挡或改变的阶段了。解放的浪潮汹涌澎湃到足以使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要重新发现非洲或想把解放事业与著名的但已过时的传教士的阴谋连系起来，为时已晚。还想继续用分裂非洲来迎合帝国主义者贪得无厌的榨取的态度，来处理非洲问题的那些人，最好张开眼睛正视现实。我们不是生活在一八八四年。在柏林，无产阶级的旗帜已经胜利地飘扬了三十年了。再者还没有人创造出一种否决权足以阻止人民向前迈进行使他们的权力。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定是很重要的，对于本机构的未来及其信誉而言更是如此，因为无人能够阻止的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决定，是西南非民组领导和组织的纳米比亚人民将采取的最后决定。

尚未实现的非洲的命运掌握在非洲的革命战士手中。他们正在进行斗争并在自由的战场上牺牲生命，以取得胜利，只有他们才有最后决定权。

主席：谢谢古巴常驻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工作的安排

主席：本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我已经和安理会的理事国协商了，我知道他们准备在十月七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再度开会。但是我必须指出，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代表团登记要在那天发言，我建议鉴于安排一次会议相当费事，再者，各理事国间非正式协商的程序也在进行，除非有更多的发言人，否则，我们也许可以把下次会议延迟到下星期初某日召开。

因此，我请你们让我斟酌情况，稍后宣布星期四是否要开会。原则上，我认

为我们都同意，如果有足够的人登记要在星期四发言，我们就得在星期四下午召开一次简短的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散会